

哲

学

感

想

录

蒋超 著文

金贵成 绘图



東方出版社

哲学感想录

蒋超 著文 金贵成 绘图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丽华

责任校对：李兰亭

绘 图：金贵成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哲学感想录/蒋超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7

ISBN 7-5060-1155-7

I . 哲… II . 蒋… III . 哲学-通俗通物 IV . B-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8866 号

哲学感想录

ZHEXUE GANXIANGLU

蒋超 著

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3.25

字数：65 千字 印数：1—25,000 册

ZISBN7-5060-1155-7/B·188 定价：9.00 元

前 言

蒋超是我的同行，都学哲学。然而我，一则上学时就没学好，二则毕业后又没钻研；他则不同，出身名门，又能结合工作深入研究，所以造诣比我深，令人敬佩。过去他就写过研究高考的书，去年他到中学“体验生活”，结合教学内容，就辩证唯物论的一些重要观点，深入研究，写成这些体会。我作为同行，首先拜读，深受教益。他的这些体会很深刻，很能澄清一些“似是而非”或“似懂非懂”的问题。确是“学而不思则罔”。我感到这是他突出的优点。

如果提建议的话，到中学“体验生活”，如果能根据高中的年龄特点，结合他们的生活实践或学过的知识，深入浅出地阐述哲学常识中的一些基本观点，也许能更胜一筹，对当前改进中学政治课教学也有好处。

杨学为

1998年4月9日

自序

已记不起是什么原因促使我当年选择了哲学专业的学习。毕业后，我也并非像多数同窗学友那样，去专门从事哲学教学和研究，而是选择了考试命题工作。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多年来，生活中每每遇及一些困惑、苦痛，且又无法排遣、消解时，我便诉诸于哲学，希望在哲学中使自己的情感得以慰藉，心智得以开启。我渴望同人交流，却发现周围的聪明人对哲学根本不感兴趣。

“真正的哲学是满足少数评判者的，它有意地避免公众。因为对于公众，哲学是可厌的、可疑的。所以假如任何人想要攻击哲学，他是很能够得到公众赞许的。”我常以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的这段话聊以自慰。也许，哲学同诗歌一样，都是年轻人的事。没有激情，没有灵性，我们是无法领悟真正的哲学的。

去年秋季，我抽出三个月的时间，到北京二中与五十三位小朋友一起学习哲学。感谢孩子们对我的启发和帮助，我再一次感受到了学习哲学的乐趣。一时间，仿佛血液中流淌的，骨髓中颤动的，都是哲学。

2 哲学感想录

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孩子们大都会对我们生存的世界有一种不可遏止的惊奇和敬畏。伴随着这种惊奇和敬畏，孩子们常常会提出一些令师长们头痛且又难以解答的问题。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人们内心的问题似乎也渐渐消失了，甚至于人们连发问的欲望都没有了。哲学失去了其存在的前提和基础。

现在的家长和社会都比较看重孩子世俗的前途，而对孩子的基本素质的教育却不一定重视。我们知道，哲学是一种思考，这种思考，是对自我思想和情感的一种贯通和超越，体现出人们的生活态度和境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民族的素质，一个阶层的素质，甚至一个人的素质，都可以从其拥有的哲学中反映出来。今天，我们教授哲学，并非要把孩子们培养成职业哲学家，而主要在于增进和健全每一个孩子的心智和情感。

古人讲：“立德、立功、立言。”何以为之？我以为，将自己三个月的哲学教学感悟写出来，即为“立德、立功、立言”，正所谓“挑水劈柴，明心见性”。生活中有很多事，乍一看，似乎很深奥，仔细一想，其实很简单。以感想的形式来阐发自己的哲学思考，也许能消除有些人对哲学的神秘感，倘若还能对化解和抑制生活中将哲学庸俗化、简单化、绝对化的倾向有所帮助，我将深感欣慰。

感想是粗陋的，也可能是肤浅的，但却是真实的。

作 者

1998年5月16日

目 录

前言	杨学为(1)
自序	作 者(1)
学而不思则罔	(1)
哲学开始于仰望天穹	(9)
物质是不是世界的本原	(13)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17)
时空是物质运动的普遍形式	(23)
思维着的精神是地球上最美的花朵	(28)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唯物论最根本的 方法	(33)

什么是辩证法	(36)
中西方辩证法方法为什么会有差异	(41)
辩证法教学的理论结构	(49)
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56)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根本的方法	(60)
理解还是相信	(63)
怀疑和宽容是批判性思维不可或缺的品质	(77)
语言能否传达思想	(86)

学而不思则罔

就一门学问而言,说“什么是它”或“它是什么”,往往是从它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来加以确定的。就基础理论教学来说,有内涵式的说明,如什么是经济;有外延式的说明,如什么是政治。哲学是研究什么的,人们似乎很难说清楚。就目前通行的办法来看,无论你以内涵式还是外延式的方法都无法说明哲学是什么或什么是哲学。“是什么”都搞不清楚,又何以谈“为什么”、“怎么样”?这似乎是哲学教学遭遇的第一个难题。事实上,关于这个问题,哲学家们相互之间也时常争论不休。有人说哲学是整个知识大厦的基础,也有人说哲学是知识大厦的屋顶,还有人说哲学是介于科学与宗教之间的一个中间地带的学问。我们的哲学教师常说,哲学是爱智慧,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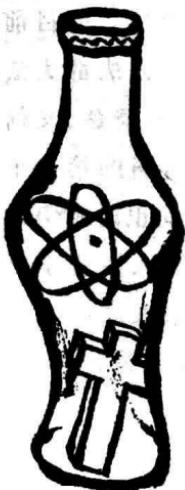
哲学是爱智慧,古希腊先贤的这一说法一直沿用至今。我们为什么把“Philosophy”译作哲学而不是其他?原来,Philosophy 是由古希腊文 Philein(爱)和 Sophia(智慧)两词衍化而来,意即“爱智慧”,一直到现在,在西方国家的语言中(英

语、法语、德语等)也都沿用了这个词。而中国古语中则有“知人则哲”(知,通智)、“哲,智也”(《尔雅》)等说法。因此,当日本一位名叫西周的学者在上个世纪第一次使用“哲学”这一汉语词语来表达西方的“爱智慧”之学时,中国学术界很自然就接受了。显然,东方人认为用哲学一词最能代表西方人的 Philosophy。

据传说,雅典娜是古希腊最伟大的城邦、也是西方当时哲学最发达最繁荣的地区——雅典的智慧女神和战争女神。在古希腊人眼里,智慧和力量是统一的,或者说智慧就是力量。我们知道,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欧洲,知识是一个未经分化的整体,哲学就代表这个知识整体,探讨哲学就是追求知识和智慧,掌握了知识也就拥有了智慧,所谓“爱智慧”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说的。中国古代兵法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再次伐兵。所谓战争的最高境界,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在中国先人眼里,智慧和力量也是统一的。学习并掌握了贤哲们的知识,也就拥有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智慧和力量。

但是,知识和智慧毕竟不是一回事,这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说:“博学并不哲学的位置在哪里?能使人智慧”。知识能使人获得力量,也能使人丧失力量,问



题取决于你试图获得或已经获得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知识。从哲学和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人类不仅需要科学精神，也需要人文精神。可以肯定地说，对知识抱单纯乐观主义的态度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已经是一种谬见了。另外，爱智慧和实际拥有智慧也不能直接划等号，将哲学视为爱智慧，本身已将哲学逐出了智慧的殿堂。真正的哲学能使我们的思想始终年轻，伪劣的哲学却会使我们的思想迅速衰老。何况，任何一门学问，例如数学、心理学等等，都可视自身为爱智慧。我们很难想象，不爱智慧，这些学问能生存和发展吗？能称其为学问吗？显然，将哲学界定为爱智慧，更多地是从知识和智慧的同一、从其词源、词性的表层意义上讲的，是从人类文明早期的特定历史状况而言的，是一种情感的夸赞，而不是一种理性的分析。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相当一部分人都赞成这一说法。关于这个问题，哲学教学中，我们只是要求自己和学生相信并接受这一说法，而很少去思考“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这一界定的理由和根据是否是充分必要的。

“所谓世界观，就是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如果人们再把世界观形成一套体系，用某种理论形式表述出来，那就成了哲学。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我们的教科书就是这么说的。世界观不同，观察和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不同，从而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所起到的作用也就不一样。然而，一旦我们进一步提出“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具体指向什么？世界观都应包含哪些内容？什么是“总的看法”？我的世界观和你的

世界观究竟存在什么差异？为什么会这样？等等，争论就不可避免了，人们对此无法形成统一的认识。一个问题，如果允许任意解答，那它就不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看来，“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并不能帮助我们对“哲学是什么或什么是哲学”有个了解，哪怕是初步的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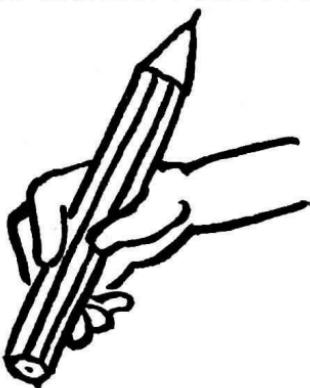
显然，从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来看，我们很难确定“什么是哲学或者哲学是什么”。哲学以外的任何一门学问都能说出自己研究什么，不研究什么，通过学习，都能使我们多知道一些事情。哲学好像什么都研究，然而，学习哲学，似乎并不能使我们多知道一些事情，而只能使我们去多想些事情。我以为，哲学和所有其他学问根本的不同，就在于哲学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种思想，是一种生存状态和境界。

生活在不同状态和境界的人们并没有明显的外部生活方式标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上班下班，养家糊口，等等。人们的日常生活只有明显的职业差异，而无明显的意义差别。实质的意义差别存在于人们的深层动机之中，存在于人们对日常生活和职业生活的意义领会之中。这正如庄子所谓“逍遙游”，大鹏鸟和小麻雀的境界比较，何为“逍遙”？人们的认识不可能一致，但我们似乎不必嘲笑小麻雀，也不必羡慕大鹏鸟。

冯友兰先生依据人们对人生意义的觉悟或理解的区别，划分了四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哲学境界。按照冯友兰先生的看法，生活在自然境界中的人们较少对生活意义的觉解，他们生活着或者说生存着，却很少思考生活的意义，基本是由本能或习惯驱使着，因而他们的

生活方式与动物的生存方式相去不远。在功利境界生活的人们,已有了对自身需求的理性自觉,他们自觉地追逐利益、名声、财富、地位等有利生存发展的价值和目标,利益原则是他们的第一原则,是全部生活的准绳。功利的追求并不必然是利己主义的,如果把为了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作为生活的目标或目的,这已是一种功利主义的道德观,他已生活在一种道德境界中。功利主义的道德观经常受到人们的批评,原因在于它没有把道德自身的价值作为道德生活的目的,道德肯定具有功利性的社会效果,但道德本身就是目的,这是真正生活在道德境界中的人们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基本理解,道德原则是他们全部生活和行为的最高准则。道德生活不仅要求人们具有内在的道德情感、道德信念和追求,而且要求人们对道德规范的根据和原理有一定的自觉,对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的基础和原理的寻求,把人们引向哲学的生活境界。

显然,没有哲学,人照样可以生活和思想,但没有哲学,人的生活是盲目的,思想是不健全的。学习哲学,意味着追求一种更高的生活境界。这正如赫尔岑所说:“作为科学的哲学,其前提是自我思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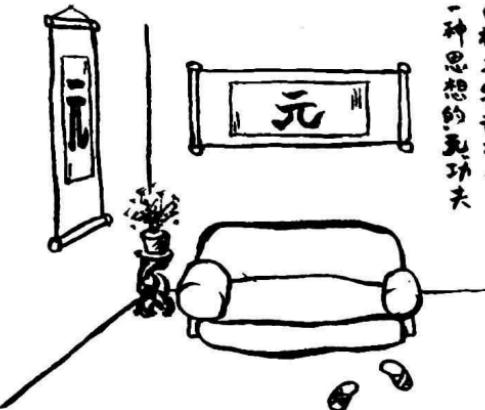


**在哲学领域里,
正确地做事比做
正确的事可能更
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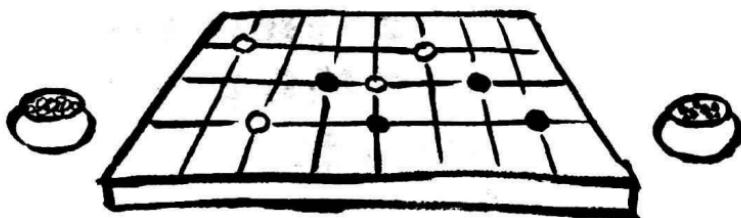
必须发展到相当的地步,做不到这点就无法上升到哲学境界中来。”(赫尔岑《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第5页)生活中,正是思想告诉我们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以及我们怎样去弘扬真善美,又怎样去抑制假恶丑,等等。总之,人

的行为是受思想支配的。然而,我们又怎么能够知道支配我们行为的思想是可靠的、有效的呢?思想自身证明不了自己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还必须对思想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有人说,做正确的事比正确地做事更重要。这对哲学以外的其他学问而言可能如此。然而在哲学领域,正确地做事比做

哲学的根本特征在于
它是一种思想的运动功夫



**哲学是对各种思想和认识
的贯通和超越,是一种生存
状态和境界。**



正确的事可能更重要。

关于哲学是什么或什么是哲学的问题，人类已争论了两千年，再过两千年有没有定论也未可知。然而有一点人类没有分歧：哲学思想，同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谓的思想不是一回事。哲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一种思想的“元”功夫。“元”（meta——）就词性说有四种意义：a“在——之上”，有超验性；b“在——之中”，有基础性；c“在——之后”，有时间性；d“就——而论”，有反省性。哲学，作为一种思想，就是在人们各种思想观念之上、之中、之后，所进行的“更进一步”的思想。显然，各门具体科学的教学，犹如在人的大脑中塞进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和认识。正是这些思想和认识，使我们感到伟大和坚强，同时也使我们变得渺小和软弱。哲学是对思想的思想，是对认识的认识，哲学教学中强调思考，主要是指对各种思想和认识的贯通和超越。理解了这一点，哲学教学的内容、方法，以及对教学效果的评价，就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有了本质的区别。因此，哲学教学中，关于哲学是什么或什么是哲学的问题，出发点就在于把握哲学的根本特征。也许，由此我们可能进入人类智慧的殿堂。

既然哲学教学中





究竟存在什么)?

怎样存在着(“存在者”是以什么方式存在着)? 我们能不能了解存在(世界是可知的还是不可知的)?

我们怎样了解存在?

我们思考以上问题究竟对我们有什么意义?

我们应该做什么?

我们能够做什么?

.....

强调的思考主要是指对各种思想和认识的贯通和超越,那么,根据现有的教学内容,其基本的逻辑线索应如何把握呢? 换言之,从终极意义上讲,哲学教学都应思考哪些最基本的问题呢? 我以为,主要是以下几个问题:

什么存在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

哲学开始于仰望天穹

也许是我太钟情于读书而对电视存有太多的偏见的缘故，除了同女儿一起观看体育比赛节目和少儿动画节目，一般我很少光顾电视，但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有时在某一竞赛间隙或结束后播放的“请您欣赏——万类霜天竞自由”节目，我却百看不厌。

那是一幅辽阔深远、生机勃勃的图景：蔚蓝色的海洋，皑皑的雪山，飞翔的苍鹰，向更快、更高、更强搏击的健儿……一句“万类霜天竞自由”，道出了大自然万物生存和发展的真谛。每每面对这壮美的景观，哲学的悟性就会在我脑海中不断升腾。可以说，对于大自然的景致和神秘无动于衷的人，

